

續秘笈

尚書故實
南唐近事
文公政訓
西山政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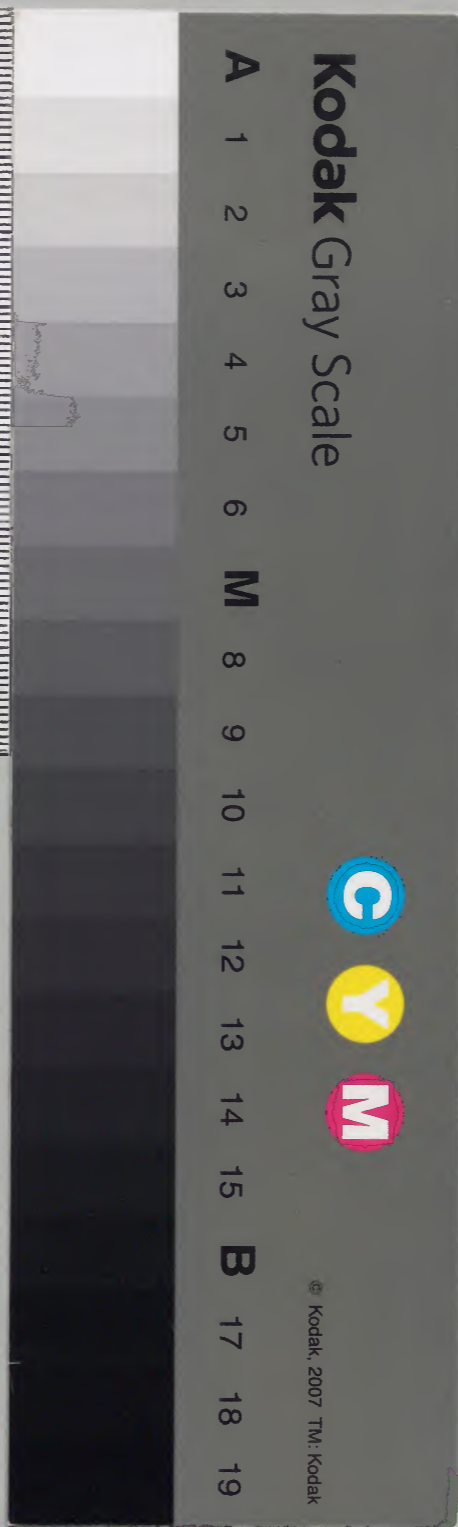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八
九	四	函	號
一	〇	九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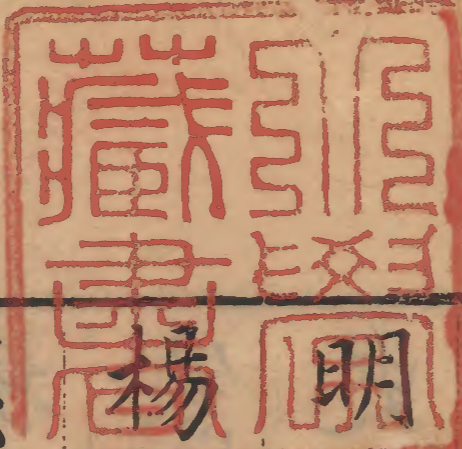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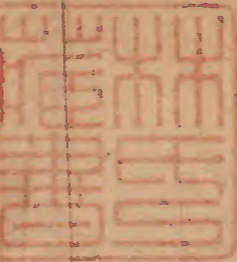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七	〇	九
二	冊	號

秘笈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8
冊數	18	(1)
函號	370	52

370-52-4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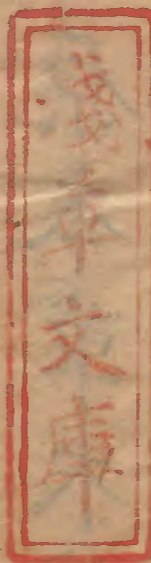
叙

興號多讀書者宋學士景濂

太史用脩與婁東王先生元

美耳洪武

龍飛翊運黼黻草昧金華抽染



第一
酬應靡不贍悉雖星官律師方
技稗雜灑言之咸若其專治
然而神趣未洽菁英闕如也太
史言禮有迂遯謫滇徼天寶奉
以曠日令原本草木扶摘蟲魚

自快致旁引互質苛如勘獄而
要其指歸靡見統一婁東崛起
慶曆盖代自命執劉削之斤奪
押主之席若將驅策萬家昂騁
百襍顧所著卮言委婉据撫功

多聞發味短大都三先生皆有
意為多世亦不能不以多歸三
先生眉公陳先生披帶索自
放草澤方將糠粃天地芻狗萬
象一切世榮物尚排蕩殆盡而

獨留嗜書之癖以故畸流英衲
所與往來得一隱書必以歸先生
先生耳目所逮與手所羅致必
獲而後已於是先生之笈日滿
而四方稱多異書者必曰眉公

先生云先生之於書也不為据
拾湊合竊古人之潤以自腴不
為洗索癥垢張疑角辨瑕古人
之堅以自樹而獨好游古人之
全脫者聯之燼者噓之訛者竄

之晦者彰之以全行古人於天
下令天下得全見古人語曰述
而不作又曰多見而識先生有
焉是先生無意於為多也而世
亦不能不以多歸先生嗟乎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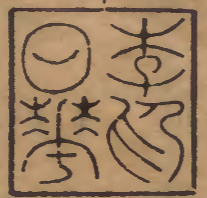
三先生沒而讀書之脉幾乎斷
矣擁臯比談關洛者既詆二氏
百家為非聖書屈首脩西京者
又謂漢以後書不足屬目俗儒
淺生日束朽腹而哆銅乳之口

將不令六藝中乾英華立稿耶
不有先生人居天遊湖山道貴
日提讀書真味以沃人心則三
先生所為有意為多者其竟以
無意消浴可虞也然則謂今天

下有奇篇逸帙悉出陳氏笈中
其讀書有得新不窮謂悉自
眉公先生抽秘以示也烏乎不
可則斯秘笈之行一續再續以
至於三四五續也又烏乎不可

剖劖氏躍而喜曰命之矣

嘉禾李日華識



續祕笈敘

余既鐫彙祕笈猶然不療養癖
 復從陳眉公麓中索得若干種
 輒以豔詫親好人亦不靳出所
 藏來會而家弟更從荆邱寄我

文

數編謂足壓惠生一輻矣私心
獨謂唐篇尚屬典品未駭耳目
而姚叔祥則以柳氏舊聞及故
實近事所載如魏知古傾姚元
崇明皇煮藥再覆陸暢疏白韋

南康定秦二字鄭虔柿葉肆書
劉仁贍夫婦促斬愛子皆爲景
文務觀大手見收他如德宗以
一疋錦繫睦西平王張魏公源
乾曜貌似蕭至忠得相顧況說

免韓晉公乳媪之類又皆史外
臆聞也余更躍然有契于後山
仁宗之輕包孝肅也寇萊公身
後之遺章也孔平仲曹太皇以
太后官家扶輦也夏竦之策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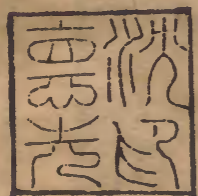
兩府也荆溪吳氏嘉王立而晦
翁立斬大囚也葉水心一言而
成內禪也朱或趙郟國法家法
之對也錢德循忍哀以攻曾布
也此尤兩宋間逸評遺記流響

斷篇者大抵唐宋史傳已外軼
事軼人視前代最夥非賴野編
焉藉不朽由此推之則

國家著紀紛映前載所稱扶正
史而輔經政者未必不在此續

編五十家也尚有餘書則更
廣笈

繡水沈德先天生敘



續祕笈題辭

余頃在荊州公暇時以續笈爲
念向人問盛弘之荊州記及荆
楚歲時渚宮舊事後五卷卽荆
州人不知有荊州書也僅得觴

政已上三數帙而荊州近志亦
寥寂無可採至詩文祇載其目
得無爲楊用脩蜀志藝文所笑
比歸里則眉公已悉付梓而家
兄序其端矣亦足徵吾兄弟兩

人篇籍之好與眉公鼎足也然
篇籍投好好卽不同乃儒舊猶
病爲翫物至以當官抄書爲罪
過好誠不可不慎第余繙檢眉
公此編如能以林君復省心教

清江慎言用自綰攝以魏鶴山
雜抄陸文定耄餘悟言披卷隨
證以紫陽西山兩政訓出治臨
民以高文忠伏戎紀事外馭夷
狄亦庶幾乎讀有用書上謝儒

舊而其他種種政不妨爲諸公
鼓吹可也

繡水沈孚先白生題辭



尚白齋鑄陳眉公家藏秘笈續函目錄

第一帙

尚書故實

一卷

李綽

第二帙

南唐近事

一卷

鄭文寶

第三帙

文公政訓

一卷

朱熹

第四帙

必復讀百目錄

西山政訓

一卷

真德秀

第五帙

談苑

四卷

孔平仲

第六帙

林下偶談

四卷

吳氏

第七帙

桂苑叢談

一卷

馮翊

第八帙

陰符經解

一卷

古註

第九帙

枕中書

一卷

葛洪

第十帙

後山談叢

四卷

陳師道

第十一帙

无上秘要

一卷

出道藏

第十二帙

省心錄

一卷

林逋

第十三帙

觚不觚錄

一卷

王世貞

第十四帙

讀書雜抄

二卷

魏了翁

第十五帙

脉望

八卷

趙台鼎

第十六帙

賢奕編

四卷

劉元卿

第十七帙

煮泉小品

一卷

田藝衡

第十八帙

伏戎紀事

一卷

高拱

第十九帙

丹青志

一卷

王穉登

第二十帙

畫說

一卷

莫是龍

第二十一帙

柳氏舊聞

一卷全帙與
時刻不同

李德裕

第二十二帙

谿山餘話

一卷

陸深

第二十三帙

耄餘雜識

一卷

陸樹聲

第二十四帙

西堂日記

一卷

楊豫孫

第二十五帙

知命錄

一卷

陸深

第二十六帙

樂府指迷

上卷
下卷

張玉田
陸輔之

第二十七帙

疑仙傳

一卷

王簡

第二十八帙

可談

一卷

朱彥

第二十九帙

玉堂漫筆

一卷

陸深

第三十帙

蜀都雜抄

一卷

陸深

第三十一帙

四夷考

八卷

葉向高

第三十二帙

集異志

四卷

陸敷

第三十三帙

慎言

二卷

敖英

第三十四帙

鼎錄

一卷

虞荔

第三十五帙

古奇器錄

一卷

陸深

第三十六帙

井觀瑣言

三卷

鄭瑗

第三十七帙

蜩笑偶書

一卷

鄭瑗

第三十八帙

長松茹退

二卷

憨頭陀

第三十九帙

虎蒼

六卷

陳繼儒

第四十帙

羅湖野錄

四卷

曉瑩

第四十一帙

觴政

一卷

袁宏道

第四十二帙

吳社編

一卷

王穉登

第四十三帙

願豐堂漫書

一卷

陸深

第四十四帙

金臺紀聞

一卷

陸深

第四十五帙

長水日抄

一卷

陸樹聲

第四十六帙

寤言

一卷

陸樹聲

第四十七帙

夷俗記

一卷

蕭大亨

第四十八帙

三事遡真

一卷

李豫亨

第四十九帙

銷夏部

四卷

陳繼儒

第五十帙

辟寒部

四卷

陳繼儒

本宅藏書尚有百種政在鐫刻用廣秘笈故隨梓隨帙不分甲乙以公同好識者毋謂其混先後之次也

秘笈續目録終

陳眉公訂正尚書故實

唐 趙郡 李 綽 編

明 繡水 黃承玄 校

沈德先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
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耳臣綽避難圃
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
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足

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談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刪去嘗有碑版鑿處具在太武是陵廟中玉冊定神堯乃母后追尊顏公會抗疏極論為袁係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為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冊府弧矢尺度蓋倍於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為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於武庫歷代一作朝郊丘重禮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法物同為煨燼矣然此即

尚書故實 二
劉氏斬蛇劍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

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

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

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爲白雲車至文宗

朝并張騫海槎同取入內

有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

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

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

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也因請幼奇更誦所

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又說漢武帝時嘗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

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

也驗之果是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

翳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

朕虞蓋隨禹治水撮山海之異遂成書郭弘農

注解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願
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構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
三百萬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
礫泥土立成黃金賓護時在相國大梁幕中皆

目睹之谷一日死於淮陰賓護見范陽公叙言
公曰王十五兄不死後果有人於湘潭間見之
已變姓名矣賓護旣徙知廣陵常亦話於崔魏
公公因說他日有王修能變竹葉爲黃金某所
目擊也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
息惛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國曰本
師知尚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傳之相

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較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竝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即相國親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祖河東公為中書令着緋

緋安邑宅中曾

有河東公任中書令着緋真

又說傅遊藝居相位着綠

李師誨者画蕃馬李漸之孫也為劉從諫潞州

從事知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圍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断磬其一端有雕刻後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條處尚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綽安邑宅中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画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厨

語出諸子書檢尋未得

貞觀中楮河南裴背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
 得維素從傳至相國張公弘元和中准宣索并
 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時張公鎮并州進
 也作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
 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將此
 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疋贖得經年忽
 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
 事知清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以絹三百疋

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賫
 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鹽
 院時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画謂此人曰為
 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因為計取耳及十二
 家事起復落在一粉舖內郭侍郎承聞者以錢
 三百買得獻郭郭公又流傳至今狐家宣宗嘗
 問相國有何名画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實
 親見相

國說

尚書古實

尚書故實 六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
澤抑異於常也

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
僥人也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
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觀自一鶴背遷一
鶴背亦如人換馬之狀

國朝李嗣真評事云顧画屈居第一然虎頭又

伏衛協画北風圖

北風圖
毛詩義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
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卽隋文之子
楊秀也

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納
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
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言沂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
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棄官并韋徵君況墻
東遜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尤厚於張每與張
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
心中事不向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諗即尚書
公之羣從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
戴顓始也顓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

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先
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
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圓空孔音蓋碑者悲本也墟墓間物每

一墓有四焉初塋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
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

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廨宇

有災異郡守物故者連累政將軍

嘉祐終金至吾將軍

則於正寢整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聞歎息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于此荅曰余後周將尉遲迴也死於

此地遺骸尚存願託有心得畢墓祭前牧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効願禪公政節宣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叙述今相州碑廟見在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
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
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
刺史

河東公鎮并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
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
勅張嘉祐可忻州刺史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
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虞右軍之叔也善書画常謂右軍吾諸
事不足法惟書画可法晉明帝師其画王右軍
學其書焉

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

別墅嘗遊芍陂

芍字今呼為鵲華下芍藥之芍按魏志是芍音者多

見里

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朵已傷器刃矣云陂中
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衛
公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渚間

亦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蓋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
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
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檻迴廊戶牖重複有一
僧室當門有櫃扃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
則別有幽房邃閣詰曲深巖囊橐奸回何所不
有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
士不記名姓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
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駟逐必
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
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
猶在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家晉時衛郡汲縣耕人於
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

今本校驗多有異同

耕人姓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準出春秋後序文選

中注

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

不記名

書求櫻桃

來禽日給藤子

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檎

又云胡桃種

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蜀城門

是司馬錯所製存乎

盧元公鈞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

事云某有表弟韋卿材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

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滻時已曠暮矣行

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處既而

望中有燈燭熒煌之狀林木蔥蒨似非人間頃

之有謁於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韋曰自何至

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前謂謁者曰既

至矣則須速報上公韋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

亦不對却走而去逡巡遞轂連呼曰上公屈韋

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墻重廊複閣侍衛嚴

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僅四十戴平上幘衣素服遙謂韋曰上階韋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無肴酒湯果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糺竄避於此推某爲長強謂之上公爾來數百年無教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綃十疋贈之韋出門上馬却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夜隴月信馬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暫歇

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綃視之光白可鑒韋遂驟却入閔詣相國具述其事因以綃分遺親愛相國得綃亦裁製自服韋云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盖地仙也

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画者王默爲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盖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

詩書故實
詩詩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画牡丹處極分明子
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
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
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
叫一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

別洞

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
人雖吟之亦賞其真實也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
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
帝不悅後嘗以楸筆書恐為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為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
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
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
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
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

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為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錠，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又云：士張林說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齋

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

不記名

巡覆兩

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

蘇杠。

鳥講反

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

過密陀僧也。

州謝真人上昇前玉帝，錫以鞍馬為信意者。

使其安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置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

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艸書章艸飛白
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
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
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公云舒州瀟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卽

煞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
水卽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
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像今人家多圖画五星雜於佛事
中或謂之禳災者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武后嘗
御武成殿閱書画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

尚書古實
方慶遠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爲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也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小延英自此始也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爲李商隱張魏公延賞

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久應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神物也于相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賓護與岳微親面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陳朝謝赫善画嘗閱祕閣歎伏曹不興所画龍首以爲若見真龍

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劔經凡學道術者皆

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下將莫耶劍皆以銅鑄

非鐵也

按隱居古今刀劍錄云自古好刀劍多有怪異似人脛脛已下至脚有首鼻口耳手足常損害人矣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徵聘於

車中化為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翮山

在常山郡界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

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

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

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

舍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

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

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

請問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

盧氏縣南山堯女塚近亦曾為人開發獲一大

珠并玉盃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

前書故實

也類也

尚書故實
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卽塚果有開處旋獲其
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
冶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
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
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具如
所說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塚且堯女舜
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
貽訓於茅茨土堦不宜有厚塋之事卽此塚果

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門見匠人施塋第遂創
意焉梁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
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斟酌耳嘗大書蕭
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
蕭齋前後序引皆名公之詞也

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
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

比部員外

又杜公自述不曾歷
小比此必傳之誤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
詩曰處處見詩詩惚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
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
高科也

東都頃千剞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
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

匡寶惜有年 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

未嘗借人也 公除潞州旗節在途纔數程忽

有人將書帖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

異問之云盧家郎君妄錢遣賣耳公歎異移時

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僧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

画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偽無逃焉

王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

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賑之曰錢滿百千方得
盧公韓太冲外孫也故書画之尤者多閱而識
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因遠
投謁冀有厚需及謁見卽情極尋常所資至寡
歸無道路之費愁怨動容因閑步長衢歎吒不
已忽有一人衣服垢敝行過于前廻目之曰公
有不平之氣余願知之因具告情旨荅曰止於

要厚卹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卽已遲
望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也見爲縣獄卒
要在濟人之急旣夜分取一椀合于面前俄頃
揭看見一班白紫綬者纔長數寸此人詬責之
曰與人有分不卹其孤可乎紫衣者遂謝久之
復用椀覆於地更揭之則無有矣明日平旦聞
傳聲覓某秀才甚急往則紫衣歛板以待情義
頓濃遂贈數百縑亦不言其事豈非仙術乎

經云佛教上屬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
教衰矣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
李抱真之鎮潞州也軍資匱闕計無所為有老
僧大為郡人信服抱真因詣之謂曰假和尚之
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
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
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嚴言抱真命
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

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
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
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填
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
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竝
灰數日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
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

瑠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
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
出瓶授與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
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聞遂贈
二百緡仍取萬病丸與喫俄頃洩痢以益益盛
貯濯而收之此一事東都儲隱說後即江表詩
人路豹所為豹非苟於利者乃剛
正之性以懲無良豹與張祐
崔涯三人為文酒之侶也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

歲童兒

一作女童

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鵬鸚掠之

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
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
如壁画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菓實飲饌
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
人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餠桓玄嘗
盛具法書名画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

而執書画因有浣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具寒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
嘗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
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為銀字至
除拾遺果為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憫之者
因辟為鹿門從事也

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
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
製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蠻與張魏公不叶及
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慮西
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竝處中
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令繫兩人一

處以示和解之意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竝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存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

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問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往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秃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來覓書并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孫季雍著墓經又有著墓略者言墓用吉禮僧尼竝不可令見之也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

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
自寫所製詩并画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
其尾曰鄭虔三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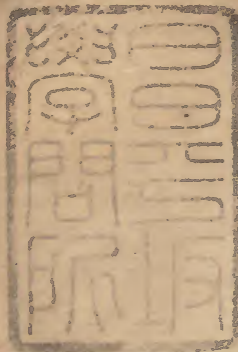
郭侍郎

承

嘗寶惜書法一卷每携隨兵初應舉

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
及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
則程試宛在篋中恩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於
棘圍門外見一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

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
萬見酬公悅而許之遂巡賫程試往而易書帖
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
諸興道欸閑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
對曰主父死三日方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
久之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而
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國盧公宴語親聞其事
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



夫余在京曾向大儒博學其理也
 人之文亦味神圖也且其思也
 權曰主父孫三日其食未飽問其
 請與並效閱人之吏亦令人出公
 出外公公歎曰而後之參巡賚野
 萬良願公外而後之參巡賚野
 論與之然其不食食與與里黨與
 論與之然其不食食與與里黨與



南唐近事序

南唐烈祖元宗後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
 酉之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
 兵火之餘史籍蕩盡惜夫前事十不存一余匪
 鴻儒頗常嗜學耳目所及志於縑緗聊資抵掌
 之談敢望獲麟之譽好事君子無或陋焉太平
 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鄭文寶
 序

予少之今日昔蓋謂夫前事十不一余且
西之春絲開寶了亥之冬昏引用舍臆致典章
南唐烈祖元宗發主三世共四十年跋天師丁
南唐近事序

陳眉公訂正南唐近事

宋江表鄭文寶 編

明繡水

黃承玄

沈季先

校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
靖亂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壽劉
信張崇柴再同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
建王綰等皆握強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

南唐述事
牢籠終以跋扈爲慮上雖至仁長厚猶以爲非
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髭鬢一夕成霜洎
曆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入覲竟無異圖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
耀庭宇殆非常狀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旣寤
使視前殿卽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
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
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

正儲位齊王卽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
升之者必爲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去按硯
或家人暴疾遺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
事始獲小康江夢孫聞之嘗憤其說然夢孫儒
行正直衆所推服無何自祕書郎出宰是邑下
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
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笈爾無聞自

南唐記事
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後之爲政者皆飲其惠
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
其西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
畫六朝舊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
下數十千建康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
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
玄宗賜賀鑿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予非

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也吏部徐鉉怡
轍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
湖所乏者知章爾馮有大慚色

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其嚴每朝
午歸餐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櫬楚朱雖稟
師之命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輒嗥吠
鞏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嚙我早入學
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

南唐述事
三
吹不顧是夕犬暴卒于家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轅挂酒壺於車上山

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澤虛白鶴氅杖藜謁轡輅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

南唐遺事 四
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略盡固留一榼藏之
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
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有益勞費何
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
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焚紙緡於靈
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
奠矣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

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
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
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
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
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

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
而載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
子以是而多之終尚書郎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穎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臥諸荒塹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謨欣然解衣游泳塹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

碑之泉乃發筭得舊錄本就塹較之無一字差誤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脚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

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

其井邑棄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
之由且曰朝野謂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
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叩首
具陳舒元旣叛大軍失律城孤氣寡無數旅之
兵以禦要害雖真尉遲亦無所施其勇臣當孥
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釋罪長流撫州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慎威儀
動循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夏日御小殿

欲道服見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訴
以小苦巾裹不及冠褐可乎常目宋齊丘爲子
嵩李建勳爲史館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間待遇
之禮率類於此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閒居
于江西之高安三吳侯伯多餉粟帛嘗荷杖郊
原手植一樹於平野之間召諸子戒曰異日葬
吾此地違之者非人子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

起墳於植樹之所尋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
北數尺之地卜葬家人諾之是夕諸子咸夢家
君訶責擅移葬地復違吾言禍其至矣詰朝乃
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工用精妙
光潔可鑿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
所乃舉棺就椁而葬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
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以色絲繫銅佛像長寸
餘懸于襟上衣道士服辟穀隆冬盛夏惟單褐

布裙跣足日馳數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
往來玉笥浮雲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
尚在南中人多識之

位崇文以舊德殊勲位崇台衮巨鎮名藩節制
逮之坐鎮浮競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將
臨武昌日閱兵於蹴鞠場武昌廳有古屋百餘
間久經霖雨一旦而頽出乎不意穀聞數里左
右色動心恐惟崇文指縱點閱安詳如故亦無

所顧問

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
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入小有過憊
鮮獲全宥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
蒼頭取李公所愛硯擊于手中謂諸僮曰誰敢
破此何時餘酣乘興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
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上鏗然毀裂羣豎逆
散無敢觀者翊日李衙退視事責碎硯之由主

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卽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
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日當
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
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
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
中烏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
略無去意李性旣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
敬洙善彈亟召來能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

南唐進事
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至
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
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
復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
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鳥翻然而下食何掌
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算崇極
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馮僕卽刑部尚書謚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

譽籍籍以爲平折丹桂秋賦之間僕一夕夢登
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先是徐幼文能圓
夢遂詣徐請圓之徐曰雖有聲價至下地洎來
春僕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榜下或有責徐之
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放榜數日中
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馮果覆落
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辰謁之鄧不甚
禮遇館於外廡忽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

南唐遺事
因詣廡中覘辰棲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
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展從
禽歸啓籠之際忽爲嘆駭之歎且曰定爲婦人
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鉉不爾斷婦人頸久矣
圍人異之乃聞於鄧鄧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
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劍
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
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

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
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
出二彈丸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
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
轉又繞鄧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
聲錚摐雖震電迅雷無以加也鄧據案危坐喪
精褫魄雨汗浹體莫知已身之所從乃稽首祈
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

南唐逸事
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之乍
收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鄧自此禮遇彌厚
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
師怒斥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旣寤不
復能劔矣尋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
葬於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
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
尚在迄無異焉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
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
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
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
見槐樹烟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卽
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
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大噉而去
孫晟爲尚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壠之

南唐進事
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
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座莫喻其
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間有
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篋于庭中失新潔衾服不
少許計其資直不下數十千居遠僻遠人罕經
行唯一貧人隣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隣人盜
之乃訴于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罪于貧人

詐服爲盜詰其賊卽言散鬻于市益不勝捶掠
也赴法之日冤轂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
者未卽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
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辯甚有理轂受命之日乃
絕葷茹齋戒理棹冥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冤
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
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儼戒將行大辟翊
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

南唐逸事
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
牛所噉猶未消潰遂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
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遘疾將卒恨不成九轉
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
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
瘡痂而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服之陰者不
壽也

劉仁贍鎮壽春周師堅壘三載蹙而不降一夕
愛子泛舟於敵境艾夜爲小校所擒疑有叛志
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憮救不迴復使馳
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携提愛育情
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
虧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
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之然後成其喪
禮戰士無不墮淚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諭其意因題鷹一絕書于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壻與王南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

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勲略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旣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盱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韓寅亮渥之子也嘗爲予言渥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鏑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翫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

南唐近事
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
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艸金鑾內殿深
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奴秉燭炬以送公悉藏
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卅
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
尼卽渥之妾云耳

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時
論憚之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
易酒捧翫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
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
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儲
后避席而謝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
飲啗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沖
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
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

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
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
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
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
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
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慶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倫未
冠而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爲

異也或對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鍊形於
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友王喬
於玉除伏望少寢矜念上泫然焉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
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
頸意所惡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
日而內禪

王曾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

南唐進事
主簿貪賄于縣尹曾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虵
驚爲好事者口實焉

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
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還語兒
子輩云當思爲學自致烟霄吾爲百里之長殷
鼓喫飯腦後接筆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
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

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
保大末坐陳覺謀干記事乃餓死于青陽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
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
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
語及前事卽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
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

南唐遺事
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
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
四上既悟覆杯大懾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
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壁之辱也
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圖閩吊楚幾致治平
常夢錫為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
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為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
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

周業為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

有隙

劉郎長公主壻時為禁帥

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

潛飲人家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施仁
望曰率衛士十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
就戮于牀仁望既往亟使召業家語之業大怖
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怒之洎火息復命至
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意
不能蔽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遽排劉越

南唐遺事
次見上曰火不爲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乎
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卽時奉詔上
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
乃全恕

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劔牧拜建州觀
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
矣又嘗因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爲鷹鷂
所擊故也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鴿矣

章齊一爲道士滑稽無度善於嘲毀倡里樂籍
多稱其詞 曰齊二次曰齊三保大中任樂坊
判官一旦暴疾齊一齧舌而終

女冠耿先生島瓜玉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
將誕前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有
異及他夕果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
身不復孕左右莫知所產將予亦隨失矣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

南唐遺事
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
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
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
樂焉

烈祖鎮建業日義祖薨于廣陵致意將有奔喪
之計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
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似非
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忽遽爲詞

宗袖中出筆復爲左右取紙得故茗紙貼乞手
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
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
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誣上不以臨喪
爲意詛讓百端翼動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
之王覲顏而已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
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

南唐進事
三
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
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
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
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
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烈祖聞
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
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
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
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
採鷹鷄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禁
校無復游墟落者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
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
幸以遺孤留意朞年嚴亟登公輔宰歿旣久其
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而已其子

南康進事
三
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賫黃金數十斤
伺于逆旅間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
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
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
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擊牙注
矢揖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
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侍中

九江帥

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
詈曰語劉信要背卽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
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
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
勲爲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掬六骰于手
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
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信當

自拘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不暇投之於盆六
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焉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
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
求輟于臨川李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一
絕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憑君
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

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
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
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
君也王悅而遣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
妻李氏妬悍親執尼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
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
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

南唐進士
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剝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張洎計偕之歲爲閏師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韓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闈之任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暮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樓前

鍾傳鎮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傳以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

洞庭香

程員舉進士將逼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口
君與王倫廖衢陳度魏清並已及第員夢中驚
喜理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遂張觀曾顛立街中
謂曰榜在雞行何忽至此員悵然而覺祕不敢
言其年考功員外郎張似權知貢舉果放楊遂
等三人員輩卒無徵應既夏內降御札尚慮遺
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

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
歲在癸酉也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
李猫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盧樂
工爲伶倫諂佞爲蹇諤以此貽譏於世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至闕下傾
都瞻禮闐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
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

南唐近事
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
歲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置烽堠以應龍安
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又上最鍾愛慶王
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哲
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
蓋反語以對之也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
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劔鎗錄衙

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
寓宿秀才覺後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
晨略見餞酒一鍾贈之金柅腕曰郎君他日富
貴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
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
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韓熙載放曠不稽所得俸錢卽爲諸姬分去乃
著衲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報手板于諸姬院乞

南唐近事
食以爲笑樂使中國作詩云我本江北人去作
江南客舟到江北來舉目無相識不如歸去來
江南有人憶

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
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
弊衣持帚埽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
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
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

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前乃命弱蘭歌
此詞勸酒陶大沮卽日北歸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
北齊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云最
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
不介意

南唐近事 終

其有命之木風封泉卦卦以客客知書言云是
韓熙遠其人卦云南姪卦與醜不剋閑股安立
北南燭西國大出明日其補
而平即日對主若冥國補可吸前八命探蘭



政訓前序

聖賢之訓多矣能認得為已則隨地可行不然
日肆日偷無所警省白首且昏如其能知一言
為可用乎宋李文靖公謂聖人節用愛人一語
尚不能行是雖有激而云然非身行之未必真
知其難也繼聖人之後朱文公一人而已文公
之學全體大用之學也範我後人如規之員如
矩之方萬世所不能外也間與門弟子問答時

政又皆指示病源親切的實讀之使人凜然知
懼蓋不獨爲門人弟子語也繼文公而興者又
有西山真先生焉先生嘗著心政二經傳在學
者其帥湖南守溫陵于寮屬吏民屢有諭教諄
諄一家之言委曲詳盡讀之使人油然欣慕亦
非其寮吏所可專也韶以海隅鄙人承乏按察
使于蜀餘一載矣脩已治人茫然無術比欲與
同寅諸君子文告有司上下深慮無益乃錄文

公弟子問答之語西山諭屬之文名曰政訓刻
梓以行期與吾寮吏共勉之以所答辭爲已之
荅以所諭辭爲已之諭不患無益矣若夫禮樂
之懿格心之妙不敢輒及然能於此勉慕而有
得焉則所以爲之地者亦未嘗不在也或謂文
靖公澹然無欲其所激殆爲風俗侈靡而發亦
孰知今之助奢尤有甚乎噫此心一萌其不能
從事于吾政訓矣三尺之法明明具在豈容少

私哉願相與戒之

成化十二年歲次丙申冬十月既望後學莆田

彭韶序

寶顏堂訂朱文公政訓

仲醇陳繼儒

宋 朱 熹著 天生沈德先

白生沈孚先同校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
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會事
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

文公政訓卷
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
刑方爲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
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
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
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
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予決民亦只得休和
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
畏

被幾箇秀才在這裏翻弄那吏文翻得來難看
吏文只合直說其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
一看便見方是今只管弄閒語說到緊要處又
只恁地帶過去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
心甚易感也

吳英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
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

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
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
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
為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
世姑息不得直須與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
立

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

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泄官行法非
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
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
成必闕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
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

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
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
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
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
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
拍頭去拍他要他畏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
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

此遂俛首太息

蜀遠朝廷萬有餘里擇帥須用嚴毅素有威名
足以畏壓人心則喜亂之徒不敢作矣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
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
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
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

文公政訓卷
四
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
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
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
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贓者耳何欽恤
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
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
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
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

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
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
殺之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
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
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
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
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

其所嚮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
正謂輕重不同乃今一定其價安得不弊又論
汀寇止四十人至調泉建福三州兵臨境無寇
須令汀守分析先生曰纔做從官不帶職出便
把這事做欠關見風吹艸動便喜做事不顧義
理只是簡利多害少者爲之今士大夫皆有此
病

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

全七分之利然必欲求全恐併與所謂利者失
之矣

直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
切禾者斬閉糴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
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粗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
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
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

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
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
仲達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
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
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
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
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詢問
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

某保甲艸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
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
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
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
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箇大小相雜之意於其
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
真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
擢旌賞以激勸之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

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

今日言事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
進文字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
人都不理會

謂李思永曰衡陽訟謀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
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
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
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
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稍

人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
後其食底心

嘗歎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
目難得其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
此觀之若是見得分明決斷時豈可使有毫髮

不盡又歎云民情難知如此只是將甚麼人爲
耳目之寄賀孫

如看道理辨是非須是自高一着今做官人幾
時箇箇是闌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
道先着馭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
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
弄得慣熟却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

說極好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錢
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

某與諸公說下稍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
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卽勾之未了須
理會教了方不廢事賀孫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個
廖德明赴潮倅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
無此法

文公政訓卷
九
人只任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謂閑散是虛樂
不是實樂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曰他却
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
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閑
慢時多

問精神收斂便昏是如何曰也不妨又曰昏畢
竟是慢如臨君父淵崖必不如此又曰若倦且

瞌睡些時無害問非是讀書過當倦後如此是
纔收斂來稍久便困曰便是精神短後如此
今人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
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
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
此張子房不問着他他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
嚴今學爲英雄之學務爲跡弛豪縱全不點檢
身心某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

事有箇道理一豪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得進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只去做功夫到理明而氣自強膽自大矣

○
○
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個

今之賦輕處更不可重只重處減似那輕處可矣

淳

朋友言某官失了稅簿先生曰此豈可失了此是根本無這箇後如何稽考所以周官建官便

皆要那史所謂史便是掌管那簿底義剛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

在外

問事事當理則不必能容能容則必不能事事

當理曰容只是寬平不狹如這箇人當殺則殺

之理合當殺非是自家不容他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

甚底事聖賢教人也不會殺定教人如何做只

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

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是事親

而又有事長指定是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

間看有甚事來便做工夫

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

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

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偽

更不能逃理亦如是如此義剛

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爲血氣使曰雖說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氣體之充但要義理爲主耳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拚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後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

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旣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旣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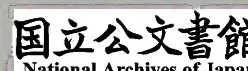
可學

堯卿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掉了又問莫須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

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
 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
 熟後自會只是熟只是熟義剛 淳錄
 胡叔器問每常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
 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
 怒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義剛
 一日謂曾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道夫

因人之昏弱而箴之曰人做事全靠這些子精
 神節

或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神有限不解
 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
 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沉潛反
 覆終久自曉得去祖道
 鄭子上問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
 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人只學



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
不計利害之謂今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
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爲如陳仲弓送
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
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
不仕而已雖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
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若既要爲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璘

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
也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
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
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淳

某作縣臨行請教於友人友人曰張直柔在彼
每事可詢訪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
船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憶臨行請教之語亟
訪策於張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

尺又廣狹長短卽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遂如其語爲之比成推算比前所計之費減十之三
四其後諸縣皆重有科敷獨是邑不擾而辦後
其人知紹興府太后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萬
結磚爲牆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後園依樣造
之會其直比撓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
興自認磚墻正中宦者欺弊遂急沮其請只令
紹興府應副錢不得干預磚墻事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輔弼
能有此心否

人傑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
愛民之意出一絕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
懷惻怛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七邑宰皆爲之感動故民吏無不畏愛去之日
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爲之垂淚至
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

時舉

辛幼安爲閩憲問政荅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
馭吏以嚴恭甫再爲潭帥律已愈謹馭吏愈嚴
其謂如此方是道夫

吳公路作南劔天柱難記曰事無大小爲之必
成害無大小除之必去此是其志方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
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
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

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怛之心發於誠
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
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
押以免吏人作弊時某人爲泉倅簿書皆過其
目後歸鄉與說及亦懵不知他是極子細官人
是時亦只恁呈過孫賀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

文公政言卷
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
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
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
賑糴早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
事舊來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
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
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
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

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糴當時只好
糴了上章待罪且得爲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
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爲南康官吏之害
璘

因論常平倉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
更不敢理會着南康自有五六萬碩漳州亦六
七萬碩盡是浮埃空殼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
不知做甚合殺某在浙東常奏云常平倉與省

倉不可相連須要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點檢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太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被盡知州

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籠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賀孫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
爲之痛心兩爲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
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爲
厚薄問胥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
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
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
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爲自
家私恩於是立爲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使用

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諸
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

儘好賀孫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
義理之神祠雖係勅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
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合祈
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傑人
馬子嚴見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

文公正訓卷
三
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
吳提刑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聽投下却
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
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
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拆書
若無他方令其去

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
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
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
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了來某
處已如何措置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
問先生向來救荒如何曰只是討得紫綾冊子
更有何策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
在浙東疑山陰會稽二縣刷飢餓的人少通判
鄭南再三云數實及子細刷起三倍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兩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却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目便辦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窻關防再入之人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逼不會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計米之有無

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
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爲人所欺譎詐
之士則務欲容私此大不可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
事到官簿斷聽離致道深以爲不然謂夫婦之
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
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
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

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
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
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
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
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
治戒勵若更離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
治因云昔爲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
弟通遂爲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

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
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深以
爲子訴母不便其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
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
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
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
當時亦以爲然某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
其接脚夫卽赴井其有罪蓋不可掩

郡中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等入學而張教授
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變色厲詞曰教
授分教一邦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
行之人爭訟職事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
禮義廉退之節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
詣學學官以例講書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
道理意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望
他古人道理意思處都不曾見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
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
諸公各言諸處淫巫瞽惑等事先生蹙額嗟嘆
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
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于
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
此理豈有許多人一日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
一箇登天之人

鄭湜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
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曰
當今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爲保頭又不
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
之效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
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
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
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

翁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

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蓋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奉嚇以為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為不可其下者因翁然從之今

之為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于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此事不順他便稱頌為賢守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着做古人立事亦硬當着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

文公政言卷
三
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
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
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
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輒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
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客說社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多無理會不
知莫辦因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

送去更無分曉了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
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
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
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與立
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
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一又於
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某事理
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賢否皆不得

而隱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

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拄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

知豈不誤事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先生每與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閑勞擾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舉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荅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先生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爲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爲之吁嘆侍先生到唐石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被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道夫言察院黃公鉞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

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
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
次日以屬知錄晚過解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
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
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
訊之次日吏人杖春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
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
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

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剝豪橫
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
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
也一段今之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
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
一至於此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
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

文公正訓卷
三
小榜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
戶鄉司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
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
所以人怕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
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
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雖麗却甚好又如
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卽位詔只三數句令人敷

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
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
都差了不知人心如何恁地這般都是要自用
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
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
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
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是少好某嘗說

或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
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
均分之各自判去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
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眾較量斷去無有不當
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為長官者省事而屬
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
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
狀如雨初亦為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

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
送下訟來卽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
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
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幙位令逐項敘來歷未後
擬判俟食時卽就郡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
卽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
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為畫樣子云
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

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
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
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
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
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日某家
於某官番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
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
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

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
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
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
並無壅滯楊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
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
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
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
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

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干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着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

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月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着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

文公政記卷
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
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
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
沒了某每到卽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
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
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
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
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卽時決兩吏

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
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
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某爲守凡遇支給
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
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
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法
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
請皆變壞了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

文公正詩卷
三十五
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
必行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爲閑事如不許州
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
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
有折送其數不薄間有甚無廉恥者本無忌日
乃設爲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事
都如此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只如
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

胥吏之手都沒收殺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
諸州用鑄印處或有闕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
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如或有鑄印處乃是兵
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管部弓兵司理主
郡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掉在水中一
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了如今
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
端阻截如某在紹興有詔助米人從縣保明到

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
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
去云已從下一一保明訖未委今來因何再作
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云助米
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
貫如何仰一一牒問上來這是叵耐不叵耐他
事事敢如此邀求取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
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場人如何恁地說某

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
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須治此吏那裏治他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圍畫為井字九區中區
石甃為高壇中之後區為茆菴菴三牕左牕櫺
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扇為剝卦菴前
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
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
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

陣之法淳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

今為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

或有人勸某宜略從時某荅之云但恐如草藥煅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

寶顏堂訂朱文公政訓

寶顏堂訂正真西山政訓

仲醇陳繼儒

宋 真德秀著 天生沈德先同校

尊生沈從先

某猥以庸虛謬當闡寄朝夕休惕思所以仰荅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為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為俗素以淳古稱比

西山政訓卷

西山真言卷
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
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
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弟之行而厚宗族鄰里
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徂於故習若夫
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
事至都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
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
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叶和親族調濟鄉閭爲衆

所推者請採訪以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
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昔
密學陳公襄爲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
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亦
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
然而正已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
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

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

律已以廉 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

善一點貪汙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

有它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為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 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

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

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

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泄事以勤是也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

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

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

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

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何謂十害曰

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

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

淹延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

日如歲其可淹久乎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

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

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

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

可不戒

汎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引之需

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

可汎濫乎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

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

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

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

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

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

科罰取財 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革

縱吏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

低價買物是也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敷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

西山政訓卷
五
不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
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
急難厲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
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爲準至若十害有無
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
毋徇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
郡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
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抑又有欲言者夫州

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
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
情達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
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
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虚心無我
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
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
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

古山政訓卷
六
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
蒙賜而某也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
之幸甚某咨目上府判職曹以下諸同官

以上帥長沙日諭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已
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而某區區
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興利除害者
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

所以荅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
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貊聚焉犀
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愬志在
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不爲
所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污者士之醜行
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
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
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

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脩
冰蘖之規各厲玉雪之操使士民畏敬爲廉吏
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
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
以簿尉求之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
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
濟亦豈小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
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

措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盍亦反而思之針
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謂之痛楚刑威之
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
穿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
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
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故曰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
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

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
倍剋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
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
私而拂公理亦不可散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
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
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
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戚畏
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知是非

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
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
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
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
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
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嬉則

爲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
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墮
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
或以酣詠遨遊爲高以勤強敏恪爲俗此前世
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
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
佐有以蒲博廢事者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
僚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

○○

出遊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

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
其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
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愧顧自今始洗心
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
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其亦不容苟止
也也泄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當職入境以來延訪父老交印之後引受民詞

田里利病縣政否臧頗聞一二今檢舉前在任日約束及今來合行事件開具于後

崇風教

一嘉定十年到任以五事諭民其一謂人道所先莫如孝弟編民中有能孝於父母弟於兄長性行尤異者所屬詳加採訪以其實上于州優加賞勸或身居子職有關侍養或父母在堂別蓄私財或犯分陵忽不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忿

爭遽興骨肉之訟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後據廂官申到黃章取肝救母吳祥取肝救父各行支賞外又有承信郎周宗強割股以療親疾延請諸州設宴用旗幟鼓樂送歸其家晉江縣申到劉璣有母百歲璣年七十孝養彌謹既加優禮又立壽母坊以表之進士呂洙女良子割股救父隨卽痊愈亦立懿孝坊自爲之記又據百姓吳十同妻愬子吳良聰不孝審問得實杖脊于

市髡髮居役其他勸懲大率類此今請各縣知
佐勤行訪問如民間有孝友篤至之人保明申
州待加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長爲父兄
所愬者宜以至恩大義諄諄勸曉苟能悔過姑
許自新教之不從卽加懲治甚者解州施行庶
幾可儆愚俗

一當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面加
開諭往往幡然而改各從和會而去如卑幼訴

分產不平固當以法裁斷亦須先諭尊長自行
從公均分或堅執不從然後當官監析其有分
產已平而妄生詞說者却當以犯分誣罔坐之
今請知佐每聽訟常以正名分厚風俗爲先庶
幾可革偷薄

一學校風化之首訪聞諸縣間有不以教養爲
意者贍學之田或爲豪民占據或爲公吏侵漁
甚至移作它用未嘗養士其間雖名養士又或

容其居家日請錢米未嘗在學習讀或雖住學而未嘗供課或雖供課而所習不過舉業未嘗誦習經史凡此皆有失國家育材待用之本意今請知佐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鉤考毋令滲漏計其所入專以養士仍請主學官立定課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覆說前所講者舉業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皆爲有用之材

所補非淺

一溫陵人材之淵藪名德聞望相繼不絕近入郡境士友投書頗多其間蓋有議論至深切事情益知此邦士風之盛誠非它處可及今恐諸縣管下有懷材抱藝而沉淪不偶守道安貧而不肯苟求者宜以禮延請致之學校使後有所師法仍以其姓名申郡併當加之賓禮

清獄行

西山政訓卷
三
一獄者生民大命苟非常坐刑名者自不應收
繫爲知縣者每每必須躬親庶免枉濫訪聞諸
縣聞有輕寘人於囹圄而付推鞠於吏手者往
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
索錢稍不聽從輒加捶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
或囚糧減削衣被單少飢凍至於交迫或枷具
過重不與湯刷頸項爲之潰爛或屋瓦疎漏不
修有風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蟻蝨之苦

或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囚病不
早醫治致其瘦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
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爲念凡不當送
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飯食居
處時時檢察嚴戢胥吏毋令擅自拷掠變亂情
節至於大辟死生所關豈容纖毫或至枉濫明
有國憲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
一昨因臣僚申請勘獄先經縣丞蓋慮知縣事

繁不暇專意獄事亦州郡先付獄官之意也竊慮屬縣有悉付其事於丞不復加意者有縣丞憚於到獄徑取上囚徒就廳鞫問者凡此皆有失申明本指今仰知縣以獄事爲重專任其責雖與縣丞同勘卽不許輒取罪囚出外以致漏泄情欵引惹教唆或丞老而病且乏廉轂亦不宜使之干預

平賦稅

一前在任日曾約束輸納二稅自有省限官司先期催納在法非輕至於預借稅租法尤不許若公吏私借者準盜論今聞屬縣有未及省限而預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預借五年之稅五年而預借六七年之稅者民間何以堪此仰自今爲始須及省限方行起催仍只催當年及遞年未納稅賦不許更行預借所有公吏私借之弊併委知縣嚴行覺察務令盡絕

西山政訓卷
一前在任日應官民寺觀輸納稅米並令自量
自槩止收槩下三升爲耗諸縣亦一體施行今
聞諸縣受納更不照前約束甚至取及二三斗
者自今仰並照州倉交納體例令納戶自行量
槩毋致少有過取其案吏倉斗非理乞覓一切
除罷受納官宜以身率下庶幾可革蠹弊

一昨來節次約束遞年逃閣之數當與除豁不
許勒令保長代輸其就州納者州鈔下縣縣吏

不得藏匿立請主簿銷注其就縣納者卽與印
鈔給還仍對銷官簿不許重疊追催及以呈鈔
爲名輒行追擾今來訪聞諸縣於前數弊邑邑
有之人戶不勝其苦爲保長者尤所不堪甚至
保正副本非催科之人亦勒令代納違法害民
莫此爲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並行革去

一昨宋大卿在任勅令第五等戶產錢一文納
見錢七文足應千縻費已併在中今來訪聞諸

縣公吏於七文之外又取糜費或反多於正錢

前失前政寬恤之意今須悉從革去正錢之外不得增添分文反為下戶之困

禁苛擾

一前在任日曾坐條行下諸縣應文引只付保司不許差人下鄉如諸色公吏輒帶家人下鄉搔擾者並從條收坐自後犯者懲治非一又鄉書等人每遇鄉民收割輒至鄉村乞麥乞穀因人戶有訴卽將犯者編配及尉司弓手不因捕

盜而多帶家丁擾害鄉村人戶亦屢曾懲治是時田里間無一吏迹今聞數年以來此弊復作官司未有一事便輒差人下鄉縱橫旁午為害最甚仰諸縣截自日下更不許仍循前弊兼本州既不專人下縣則縣邑亦豈應專人下鄉若公吏非承縣引而私往鄉村乞覓委知佐嚴加覺察務令盡絕

一昨會行下在州官及諸縣知佐不許出引令

公吏保司買物及因南安丞廳出引付保司募役人買布因而妄行科配致人陳訴已將犯人斷罪刺環及將縣丞取問今來訪聞諸縣仍有此弊仰知佐廳日下一切杜絕不許責令公吏保司買物以致科擾人戶

一前在任日曾有約束聖節錫宴在近竊慮諸縣循習成例或於行舖科買物件不依時價支錢給還妄行科派錢物并貸借器皿幕帟之屬

因而乾沒或妄追鄉村農民充樂社祇應或勒令良民婦女拘入妓籍如違許人陳訴後因惠安人戶陳訴縣吏令妝束喬鼓祇應筵會已將犯人重斷勒罷又因永春人戶陳訴縣吏因上元放燈科買燈油不還價錢亦將犯人重斷錮身監還并牒諸縣今後上元放燈不許白科舖戶油燭等物今來並照前來約束如有犯者並從重坐

一昨因晉江縣爲造軍期船敷買人戶桐油赤藤等物不還價錢遂將承吏斷配仍約束自今不許並緣軍期輒有科配今來訪聞諸縣因本州拋下赤藤麻皮等物輒科保正副收買更不依時直還錢甚者分文不支致令保正陪錢買納入納之時公吏又有需乞爲保正者其何以堪仰諸縣今後遇有軍期行下官從長區處務令不勞而辦毋容縣吏並緣廣行科配及令保

司陪備

一昨因晉江重修縣衙出引監諸寺院納修造錢其承引人輒將三植院佃戶打縛取乞已將犯人斷刺仍帖縣鎮自今非甚不獲已毋輒興土木之工其不急興修並仰住罷所有合修去處須管以見錢置塲依時價召人申買不許出引敷率今恐屬縣或因修造輒有敷配仰日下除罷

西山正訓卷
一昨曾約束民間爭訟官司所當明辨是非如
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條收坐今聞屬縣乃有專
事科罰者遂使富民有罪得以幸免貧者被罰
其苦甚於遭刑日下各仰除罷今恐屬縣有因
公事而科罰民財者截自日下並令除罷

一昨來約束人戶分析當從其便訪聞諸縣乃
有專置司局勒令開戶者但知利其醋錢不顧
有傷風教自今唯法應分析經官陳情者卽與

給印分書不許輒有抑勒今聞諸縣仍復有此
甚者差吏下鄉勒令開析豈有此理仰截自日
下並行住罷

一昨嘗約束保正長以編民執役官司所宜存
恤訪聞諸縣知佐科率多端公吏取乞尤甚致
令破蕩財產自今除本役外不許妄有苛擾其
初叅得替繳引展限之需官員到任滿替供應
陪補之費並與除免今聞諸縣循習前弊又復

西山正訓卷
甚焉非當管幹之事勒令管幹不當令出錢者
勒令出錢其害不可勝計由此畏避不肯充承
寧賂吏輩求免是致都分有無保正去處仰知
佐諸廳自今於保正長等人務加寬恤除烟火
盜賊及合受文引外不許稍有苛擾如官司已
存卹保正長而保正長却募破落過犯人代役
在鄉搔擾卽當究治施行
一昨來約束寺院乃良民之堡障所當寬養其

力訪聞諸縣科率頗繁致令重困浸成不濟自
今除依法供輸外自餘非泛需索並與除免今
聞諸縣視前加甚若使管下寺院不濟者多則
均敷之害必及人戶仰自今照上項約束毋致
違戾

右開具在前照得廉仁公勤四者乃爲政之本
領而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乃其條目
當職於此不敢不勉亦願諸縣知佐以前四事

西山政訓卷
及今四條揭之坐右務在力行勿爲文具其逐
縣公吏有犯上項約束致招民詞當擇其尤者
懲治一二外餘並許之自新人戶亦不必論愬
自今約束下日爲始少有分毫違背斷不相容
黥流斷刺必無輕恕帖諸縣知佐石井監鎮知
委并榜本州及七縣市曹曉示

以上知泉州日諭州縣官僚

寶顏堂訂正真西山政訓

終

政訓後序

夫所謂政者非徒事乎法度禁令而已要在夫
推吾心之所以正者以正人也蓋心生道也乃
乾坤之元萬物所以資始資生者也人得之以
爲心卽所謂仁也然衆人雖有是仁不能不爲
邪誘所遷惟聖人之心粹然至正故其所行莫
非仁政不使一物弗獲其所始與天地生物之
心同一仁矣未至於聖者必致知以明其理於

心而後力行以求至其地焉奈何孔孟以後心學失傳人不知要惟務口耳文字喪志之學無復涵養本原研窮義理其於己之身心已無所得況望其善諸政以利乎物哉迨至有宋濂洛關閩真儒輩出講明心學反復詳至仁政之蘊悉備於辭不得於辭奚以善政然其辭浩瀚廣博若無際涯欲入其門者未必盡知所由吾寮長憲使彭君鳳儀有見於此乃於退食之暇繙

閱朱子相與門弟子問荅時政之語臬真西山氏所著心政二經與夫戒諭僚屬之文掇取其尤切於日用者總若干條粹爲一編名曰政訓旣自爲文以序其端出示寮佐將板行以詔諸有司上下蓋欲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求盡爲政之道非欲其取足於此而遂已也有志於仁政者誠能由此入門更求諸儒全書以及六經而有得焉則升堂入室大有所見以之施於

有政不暇勉強穿鑿一由乎心學中流出而彼
之被吾政者亦豈有困於勞擾而弗獲其所者
哉若乃安於卑近而不復求進高遠則非今日
纂集是編之本意也刻板既成復屬予序之以
廣其意義不可辭故併言其政之所以然俾觀
者益有以知所本云

成化丙申冬十二月之吉四川按察司副使雲
間張悅序

